

# 我和我的影子

张之路 著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我和我的影子

张之路 著

---

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如 东 县 印 刷 厂

---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.375 插页 14 字数 10 万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---

ISBN 7-5346-1425-2

---

I·312 定价 7.00 元

责任编辑 刘健屏

凡是印装问题,均向承印厂调换。

张之路，原籍山东诸城，1945年生于北京。196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。现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。系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影协会员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第三军团》，《坎坷学校》；中篇小说和同名电影剧本《霹雳贝贝》，《魔表》，《暗号》，《傻鸭子欧巴儿》，《螳螂》等，短篇小说集《空箱子》，《惩罚》，《题王》，《在楼梯拐角》，《在长长的跑道上》，《羚羊木雕》

等8种。

曾获第二届、第三届“宋庆龄儿童文学奖”，第三届电影“铜牛奖”；北京电视台“七色光杯一等奖”；首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“冰心图书奖”；92年“中国图书奖”一等奖；第二届“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”，“国际青少年读书联盟”(IBBY)优秀作家奖等多项奖励。小说《羚羊木雕》被编入全国中学课本。



张之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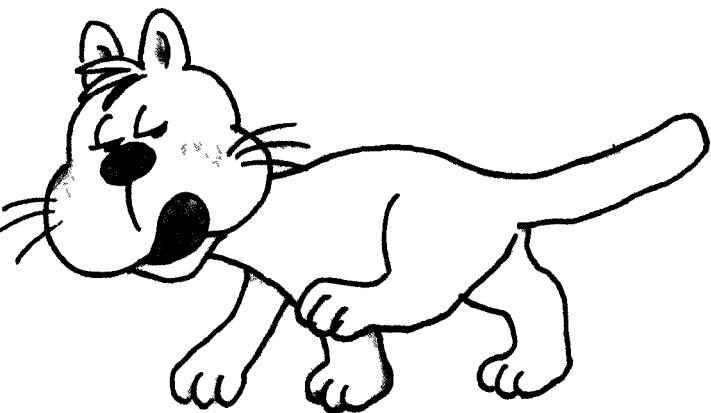
## 内容提要

四年级小学生李大米得了一种不管时间和地点说睡就睡的“病”。在一次歌咏比赛大会上，大米又犯了病，从合唱凳上“睡”下来一下子压倒了十二个同学……大米为此痛苦万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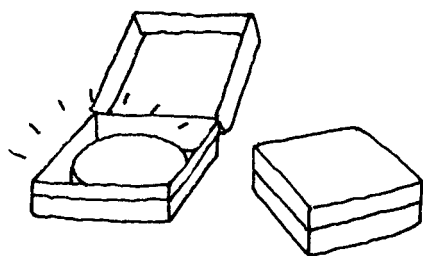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夜里，大米惊异地发现他的影子会说话，而且可以聚成一只桔红色的小知了，像架直升飞机似地在空中盘旋。小知了告诉大米，它只要一飞走，大米就得睡觉。于是他们之间进行了谈判……

淘气而又可爱的小知了总想帮助大米成为金牌小学生，但帮助的结果却使大米在学校里成了一个很怪很可笑的小名人。那么，大米到底当没当上金牌小学生，小知了是不是永远在大米身边呢？你看完全书就能找到答案了。

这部童话构思精巧，幽默诙谐，不时让你忍俊不禁，同时又让你掩卷沉思。







对于最坏的学生，……也发给一块圆牌，但是木头做的。这种学生叫木头小学生。



# 目 录

第 1 章	说睡就睡	1
第 2 章	一败涂地	12
第 3 章	秘密和谈	22
第 4 章	大米的价格	30
第 5 章	老虎妈妈	40
第 6 章	因祸得福	49
第 7 章	名片和扣机	55
第 8 章	绝处逢生	62

第 9 章	请您光临	69
第 10 章	名人效应	77
第 11 章	蓬荜增辉	86
第 12 章	无地自容	95
第 13 章	欢欢的故事	109
第 14 章	出乎意料	118
第 15 章	说实话的代价	126
尾 声		135

## 第 1 章 说睡就睡

首先自我介绍一下,我叫李大米,男,身材比较瘦小。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。我的爸爸是另一所小学的老师,我的妈妈是服装厂的工人。

我的班主任胡老师上学期给我的评语是:学习努力但成绩不佳。听教师的话但理解不深。能团结同学但好坏不分。希望克服一说话就脸红的弱点,积极参加体育锻炼,争取被评为金属小学生。

您不要以为老师的最后五个字写错了。没错!我们学校每年期末,总要评出优秀的学生,发给他们金牌、银牌和铜牌,统称叫金属小学生。对于最坏的学生,我们学校从来不给处分,也发给一块圆牌,但是木头做的。这种学生叫木头小学生。

听我这样一介绍,您对我的情况有了个大致的了解。但有一点我必须作个说明,我虽说也是标准的黄种人,但我的脸比别人长得白。您想啊!听说脸红是因为脸上的毛细血管充血。虽然我和别人害羞的程度一样,也就是说,充血的多少也是一样的,可是皮肤黑的脸上就显不大

出来,而在白皮肤上就特别明显。越到这个时候,别人就越说你脸红什么?越说我就越紧张,脸就越红。这完全是生理现象,老师却让我克服。唉!怎么克服呀!皮肤白还给我带来另一个误会,别人总以为我整天躲在屋子里不爱活动,这才有了评语的倒数第二条——积极参加体育锻炼。至于什么像个小女孩儿啦!因为吃饭挑食,引起的营养不良啦!我就不多说了……

他们真不如在评语里干脆就写上:希望克服皮肤比较白的缺点。

我心里明白我缺点的根源,于是我就拼命的晒太阳。夏天,我到海边脱光衣服躺着翻来覆去地晒,跟太阳比谁在海边呆的时间长,让人家晒咸鱼干的老大爷总奇怪地看着我;冬天,我和大懒猫并排靠着坐在墙根,晒着暖洋洋的太阳,直到老猫回家了,我还得



继续呆上一会儿……当然，我做这一切都是暗地里使劲，不想让别人知道。只可惜，都好几年了，我的皮肤就像加了保护层，任凭风吹日晒，它居然无动于衷……

万万没想到，皮肤没晒黑，我却得了一种奇怪的病。

有一天，我们班正在上常识课。教室里乱哄哄的。孙老师好像正在讲小麦种子胚胎构造。看样子谁也没注意听。

“注意啦！注意啦！我要给你们讲一件很神奇的真事儿……”孙老师举起双手像在轰赶一群麻雀。他特意把“真”字说得特有劲儿。

我们立刻瞪大了眼睛，一动不动的看着孙老师摇头晃脑地张大的嘴巴。

一般秃顶的人都是矮胖子。孙老师很高，很瘦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也秃顶。当然，更不妨碍他的声音很洪亮。

“在 1985 年的筑波国际科技博览会上，有一棵结了 13000 个西红柿的树……”他的语调很平静，就是鼻子稍稍有点泛红。他相信这句话的内容足以唤起大家伙儿的注意。

“哇——有这么多呀！”果然，大家惊奇地叫起来。

“博览会闭幕那天，它的枝叶覆盖面积有 14 平方米，比咱们半个教室还要大……”孙老师的眼镜随着他的红鼻子做着微小的颤动。鼻子的变化是他兴奋的标记。

说到这里，请你们原谅，我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了。什么知觉都没有了。以后的事情都是我同桌的大头

事后告诉我的。

“哇——这是外星人带来的种子吧？”大家又叫了起来，已经顾不上仔细观察老师的鼻子了。

“不！它就是一颗普通的西红柿的种子长成的！”

“哇——”

孙老师心里很得意。但美中不足的是有一个孩子没有“哇”。不但没有“哇”，现在他正趴在课桌上睡觉，还睡得特香。

这孩子刚才还没有睡，就这三句话的工夫，怎么就睡着了？他什么时候趴到桌上都没看见。孙老师心中不免有些愤怒。他把眼镜往鼻梁下按了按，目光从眼镜上面射了过去。老师的眼睛就是教室里的信号灯。同学们也不约而同的转过脸，盯着那个放肆的家伙。

那家伙对教室里发生的变化毫无知觉，反而响起了轻轻的鼾声。

这是谁呀？原来是坐在中间一排第三个的李大米！也就是我本人。

顺便说一句，我的名字有点奇怪。这都是因为我的爸爸对书法的迷恋造成的，他最佩服古代的两位书法家，那两位住在宛平县，都姓米，是亲哥俩儿，人称他们叫“宛平大小米”。大米指的是哥哥，小米说的就是弟弟。我出生的时候，爸爸突发奇想，希望我将来能成为书法家。得！就叫李大米吧！他当时很得意为儿子起了个很棒的名字。后来才意识到大米是粮食的一种，人怎么起了个粮食的名

字哪！这名字成了别人拿我开玩笑的主要途径，但为时已晚。更让他痛心的是我根本不喜欢书法。这不是弄巧成拙吗？我妈妈几次要给我改名字。幸亏遇到一位大学教授。教授说，这名字起得好呀！不俗！好记！还包含富足的意义！好！没学问的人起不出这样的名字！好！太好了！

就这样，我的名字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金豆偷偷笑了起来——据他以往的经验，一个好看的节目就要开始了。这节目往往是有这样几个步骤。从课堂上有人睡觉开始，老师呼叫他，他迷迷糊糊地站起来，睡眼惺忪，鼻子被压扁了，脸上衣服袖子硌出一道道印子。老师叫他回答问题，他惊慌地胡说一些莫名其妙的梦话，全班哄堂大笑，老师再嘲笑地批评他，大家再笑一次……这过程怎么也得有五分钟，又轻松又好看……

节目开始了。孙老师将中指勾了个弯儿，用关节敲敲讲台桌。咚咚咚——咚咚咚——

“呼——呼——呼——”我用酣声来回答。

大家笑起来。孙老师真的生气了。他大声地叫着：“大米！大米！”

我不但毫不惧怕，反而加大了酣声的音量，就像是故意和老师作对。大家又笑。金豆特别高兴，笑得手舞足蹈。

孙老师的脸拉长了。鼻子红得几乎都透明了。他教了几十年的书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于是向我四

周的同学挥舞了一下手臂：“太不像话了！你们叫他起来！”

前后左右伸过来四只手。两只推肩膀，一只推后背，前面伸过来的手推我的脑袋。四只手一齐晃动。

酣声停止了。但我还是昏睡不醒。如果不是左右扶着，我几乎要跌倒在地上。大家只好又把我复原到原来的位置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大家都不笑了。大家预感到有什么事将要发生。孙老师也紧张起来。他快步走下讲台，来到我的跟前，分开前后左右的四只手。很严肃地说：“李大米，现在正在上课，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你如果马上起来，我还可以原谅你……否则……”

我一动不动。

孙老师又说：“我现在数十下，你如果再不起来，我可



就不客气了！”

没等孙老师开口，金豆在后面大声地数起来。而且用倒记时的方式，就像火箭准备点火升空。

“10,9,8,7,6,5,4,3,2,1,起来！”

全班同学也一起叫喊：“大米，起来！大米，起来！”

我还是一动不动。

这个时候，大家才突然意识到，他们误会了我。我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孩子，平时我从不招灾不惹祸，也从不淘气……像金豆那样的家伙欺负我，我最愤怒的时候也只会说一句“我没有得罪你呀！”老师让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遵守纪律还来不及哪，怎么会在课堂上搞这种“装睡”的恶作剧勾当？

孙老师慌了，他先是抓过我的手腕，将自己的手指搭上去，像老中医一样为我号脉。又将我的脑袋托起来，扒开我的眼皮，看看瞳孔放大没有。我用白眼珠呆呆的看着他。孙老师吓了一跳……忙活了好一阵，似乎还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得了病是肯定无疑的。孙老师招呼在现场最活跃的金豆说：“你马上去找校医室的大夫！”

金豆飞快地跑了出去。

孙老师又招呼周围的四个同学：“你们四个抬着他的椅子，让他的身体静止不动，慢慢往校医室走……”

这时候，教室里已经乱作一团。常识课变成了抢救课。

“椅子担架”被小心翼翼的抬到了楼道里，走了大约

十步，我突然睁开了眼睛，惊讶的看着周围和自己被架在半空的椅子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怎么在这儿？”

大伙儿惊讶的程序一点也不亚于我本人。

“椅子担架”立刻被放在了地上。大家将我围了起来。

孙老师不放心地问：“李大米，你有什么不舒服吗？”

我感到奇怪地回答：“没有哇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孙老师又说：“你站起来，活动活动给我看看。”

我站起来，伸伸胳膊踢踢腿，又来回走了两趟。

孙老师严肃地问：“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刚才是真的睡着了，还是装睡？”

我莫名其妙的看了看周围。

好心的大头提醒我：“你刚才趴在桌子上睡觉，怎么叫都不醒。”

我慌忙对孙老师说：“我——我没有装睡……”

“是不是装睡我会调查清楚的。你先回到教室去！”孙老师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我。

我惶恐地自己搬着椅子向教室走去。

正在这时，金豆领着校医朝这里跑来。校医是个胖胖的女老师。她的样子就好像个矮敦敦的大肚子花瓶。能跑到这里来实在不容易，只累得她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她像拉风箱似地喘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谁病了？谁病了？病人在哪儿？”

孙老师指着我说：“就是他。”

校医急忙问：“他怎么了？”